



悲惨世界

[法] 维克多·雨果◎原著

林繆◎编译



二十一世纪少年
文学必读经典

悲惨世界

[法] 维克多·雨果 / 原著

林繆 / 编译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悲惨世界 / (法) 雨果 (Hugo, V.) 原著; 林繆编译.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9.5

(二十一世纪少年文学必读经典)

ISBN 978-7-5391-4927-1

I. 悲… II. ①雨…②林… III. 长篇小说 - 法国 - 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60466号

悲惨世界 [法] 维克多·雨果 / 原著 林繆 / 编译

策 划 张秋林

责任编辑 林 云

特约编辑 邹 源

装帧设计 阎 虹

组稿编辑 周向潮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 ~ 15000 册

开 本 889mm × 1260mm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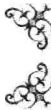
印 张 7

字 数 14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91-4927-1

定 价 1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服务热线: 0791-6524997



导 读

直抵人心的悲怆

蓝 羽

维克多·雨果(一八〇二~一八八五)是十九世纪法国重要的诗人、小说家、戏剧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于一八〇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出生于法国的贝尚松省(但是他认为巴黎是他“灵魂的出生地”),父亲曾经是拿破仑麾下的将军。

《悲惨世界》是雨果的长篇小说代表作之一。这部小说以真实的事件作为基础:一八〇一年,贫苦农民彼埃尔·莫因偷了一块面包,被判五年苦役,出狱后,随身带着一张黄色的身份证,到处找不着工作。此事引起了雨果的关注。约在一八二八年,他打算以彼埃尔·莫为题材写一部小说。同年,他又开始搜集有关米奥利斯主教及其家庭的资料,酝酿写一个释放的苦役犯受圣徒式的主教感化而弃恶从善的故事。接下来的两年,他还大量搜集有关黑玻璃制造业的材料,这便是冉阿让到滨海蒙特勒伊,化名为马德兰先生,从苦役犯变成企业家,开办工厂并发迹的由来。此外,他还参观了布雷斯特和土伦的苦役犯监狱,在街头目睹了类似芳汀受辱的场面。

《悲惨世界》的写作期间经历了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使得小说的内容大大扩充,思想也得以深化。这三十余年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雨果本人也经历了巨大的文学洗礼和社会洗礼。他以一种全方位的目光、全方位的思想,重新审视一切,

反思一切，终于写完全书，定名为《悲惨世界》。

《悲惨世界》的主人公冉阿让一生备受挫折，他的精神历程也极其坎坷。他本是一个本性善良的劳动者，社会的残害、法律的惩罚、现实的冷酷使他“逐渐成了猛兽”，盲目向社会进行报复，以致犯下了真正使他终身悔恨的错事，而这种悔恨却又导致一种更深刻的觉悟，成为他精神发展的起点，促使他的精神人格上升到了崇高的境界。他是被压迫、被损害、被侮辱的劳苦人民的代表。他的全部经历与命运，都具有一种崇高的悲怆性，这种有社会代表意义的悲怆性，使得《悲惨世界》成为劳苦大众在黑暗社会里挣扎与奋斗的悲怆史诗。

雨果把世间一切的不幸统称为苦难。因饥饿偷面包而成为苦役犯的冉阿让、因穷困堕落为娼妓的芳汀、童年受苦的珂赛特、以及甘为司法鹰犬而最终投河的沙威、沿着邪恶的道路走向毁灭的德纳第，这些都是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所经受的苦难，无论是物质的贫困还是精神的堕落，全是社会的原因造成的。雨果作为人类生存状况和命运的思考者，能够全方位地考察这些因果关系，以未来的名义去批判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以人类生存的名义去批判一切异己力量，从而表现了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永恒性矛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悲惨世界》可以称作一部人类的“苦难大全”。

一八六二年七月初，《悲惨世界》一出版，就获得巨大成功。人们如饥似渴地阅读，都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所征服了。一百多年来，它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思想意义成为了法国文学和人类文化宝库中辉煌的文化遗产。

目 录



卞福汝主教

一	主教的收入分配.....	011
二	他托谁看守他的房子呢?	013
三	来客了.....	015
四	冉阿让的黑暗过去.....	020
五	他做了什么事?	024
六	小瑞尔威.....	027

芳汀

一	芳汀的寄托.....	033
二	珂赛特的好日子来到了.....	037
三	芳汀回来了.....	039
四	一个警惕的人.....	042
五	母亲的礼物.....	045
六	警察和妓女.....	050
七	真正的冉阿让.....	055

八	脑海风暴.....	060
九	忙乱的一天.....	064
十	认出这个犯人.....	068
十一	芳汀死了.....	074

珂赛特

一	在深夜的林中.....	081
二	穷光蛋，还是有钱人？.....	085
三	娃娃.....	089
四	告别德纳第.....	095
五	蜗居.....	099
六	二房东的发现.....	102
七	黑夜搜索.....	106
八	这是哪里？.....	110
九	复活.....	114

马吕斯

一	可怜的父亲.....	123
二	决裂.....	128
三	穷人马吕斯的爱情.....	132
四	猜出一个哑谜.....	137

五	偷窥.....	142
六	惊天秘密.....	146
七	这就是恩人.....	151
八	罪恶的夜.....	156
九	谁是肥羊?	161

冉阿让

一	爱情的力量.....	167
二	素不相识的一家人.....	173
三	巷战.....	179
四	信是这样传的.....	184
五	神秘人物.....	190
六	阴沟里的交易.....	195
七	矛盾的心.....	200
八	婚礼.....	203
九	最后的秘密.....	208
十	真相大白.....	213
十一	黑夜过后有天明.....	220

卞福汝主教





八〇六年，查理·弗朗沙·卞福汝·米里哀先生开始担任迪涅区主教的职位。那时候，他已经七十五岁了。米里哀先生赴任时，陪伴他的只有妹妹巴狄斯丁姑娘和叫做马格洛大娘的女仆。按照当时的规矩，人们把他安顿在主教院里。主教堂是座广阔壮丽、石料建成的大厦，十分豪华，它旁边的医院却十分狭小简陋，只是两层楼，带一个小花园。第三天，米里哀先生就去参观了医院。医院的条件不好，米里哀先生看得连连皱眉，问院长说：“这医院能够用吗？”

“确实太小，不过现在还能将就。”院长对米里哀先生说，“就怕传染病。今年我们有过伤寒，两年前，有过疹子，那时候有上百的病人，那才真是不知道怎么办哪。”

主教沉默了一会，突然转向院长问：“您看主教堂够大吗？”

“主教堂？”惊慌失措的院长喊了起来。

但是，米里哀先生不容院长推辞。第二天开始，那二十六





个穷人便安居在主教府上，主教则一直住在医院里。

米里哀先生的家在革命时期已破落了。他的妹妹每年领着五百法郎的养老金，只够她个人住在神甫家里的费用。米里哀先生以主教身份从政府领得一万五千法郎的薪俸。在搬到医院的房子里去住的那天，他就作了这样一个决定：把那笔款子分给教士培养所、传教会、贫苦教师和贫寒女孩，自己只留了一千利弗。

穷人们都对他非常爱戴，当地的穷人，在这位主教的几个名字中，挑选了对他们具有意义的一个，称他为卞福汝主教。他自己也很喜欢这个名字，因为卞福汝（Bienvenu）是“欢迎”的意思。



主教跟医院换了房子，自己住在小屋子里。那是一所只有一层楼的楼房，楼下三间，楼上三间，顶上一间阁楼，后面有一个四分之一亩大的园子。两位妇女住在楼上，主教住在楼下。临街的第一间是他的餐室，第二间是卧室，第三间是经堂。经堂里有半间小暖房，仅容一张床，用于因管辖区的事务或需要来到迪涅的乡村神甫们住宿。

主教的卧室非常简单。一扇窗门朝着园子；两扇门一扇靠近壁炉，通经堂，一扇靠近书橱，通餐室；书橱是一个大玻璃橱，装满了书；床头边，有一张壁橱，每天晚上，马格洛大娘把六套银器和一大汤勺塞在橱里，橱门上的钥匙从来不拿走。

那六套银餐具和一只银的大汤勺，是他最心爱的东西。马格洛大娘每天都喜洋洋地望着那些银器在白粗布台毯上放射着灿烂夺目的光。主教曾几次这样说过：“叫我不用这些银器，我想是不容易做到的。”在那些银器以外，还有两个粗重的银烛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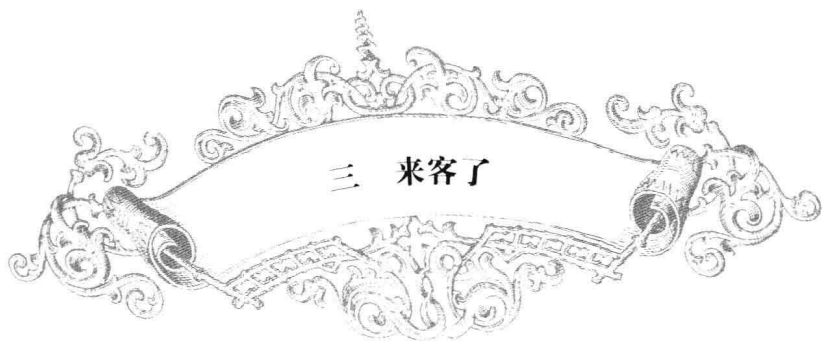


是从他一个姑祖母的遗产中得到的。每逢他留客进餐，马格洛大娘总点上两支烛，连着烛台放在餐桌上。

餐室的门，打开便是天主堂前面的广场，从前是装了锁和铁闩的，主教早已叫人把那些铁件取去了，那扇门无论昼夜，都只用一个活闩扣着，任何过路的人都可以摇开。

一开始，家里的女人为此特别担忧，主教却只是说：“如果一定要防备的话，就在你们自己的房门上装上铁闩。”话说到这个份上，她们也只得装出放心的样子。

曾经有一个大名鼎鼎的教士，来问主教先生（那也许是受了马格洛大娘的指使），让大门日夜开着，人人都可以进来，主教是否十分有把握不发生某种意外？是否不怕在那防范如此松懈的家里，发生什么不幸的事？主教严肃而温和地在他肩上拍了一下，对他说：“医生的门，永不应关，教士的门，应常开着。除非上帝要保护这家人，否则看守也是徒劳的。”接着就谈到别的话题上去了。



八一五年十月的一天晚上，当马格洛大娘按平日习惯到主教先生床边壁橱里去取银器准备吃晚饭时，他还在工作，银器取走了一阵之后，他才合上书本，起身走进那间餐室。餐室里，马格洛大娘刚刚把餐具摆好。

主教先生走进来时，马格洛大娘正在唾沫横飞地谈着一个她所熟悉而主教也听惯了的问题，那就是关于大门的门闩问题。她说，她在买晚餐时，听见大家说来了一个奇怪的叫花子，他曾经是苦役犯，凶残得不得了。这人今天到了城里，今晚打算求宿在这儿，深夜回家的人也许会遭殃，大家只得好好地保护自己，今天得格外小心地把房子好好地关起、闩起、堵起来。

“真的吗？”主教说。

马格洛大娘认为这表明主教已经动摇了，她扬扬得意地说：“是呀，今天晚上城里一定要出乱子。大家都这样说。我们这房子一点也不安全，就是为了今天这一夜，也应当有铁门闩吧，





一扇只有活门的门，确实是太可怕了！想想看，不管什么神经病……”

这时，有人在门上敲了一下，并且敲得相当凶。“请进来。”主教说。

门“砰”的一下开了，有人用极大的决心在推它。正是刚才到处求宿的那个过路人进来了。他站在门口，门在他背后敞着。他依然扛着布袋，握着木棍，眼神粗鲁、放肆，壁炉里的火正照着他，看起来凶神恶煞。

马格洛大娘大吃一惊，变得目瞪口呆，连叫喊的力气都没有了。巴狄斯丁姑娘回头瞧见那人朝门里走，吓得跌坐在椅子上，过了一会才慢慢地转过头去，对着壁炉，望着她哥哥。

主教用镇静的目光瞧着那人，正要开口问他需要什么，那人拄着棍，来回看着这两个妇人，不等主教开口，便大声说：

“请听我说。我叫冉阿让。我是个苦役犯。在监牢里过了十九年。出狱四天了，现在我要去蓬塔利埃。我从土伦走来，已经走了四天了，我今天走了十二法里，天黑时才到这里，我到过一家客店，只因为我在市政厅请验了黄护照，就被人赶了出来。我又走到另外一家客店。他们对我说：‘滚！’这家不要我。那家也不要我。我又到了监狱，看门的人也不肯开门。我也到过狗窝，那狗还咬我，好像它也知道我是谁似的。我跑到田里，打算露天过一宵。可是天上没有星，我想天要下雨了，我再回到城里，想找个门洞，一个婆婆把您这房子指给我瞧，对我说：‘您去敲敲那扇门。’我已经敲过了。他娘的，这是什么地方？不是客店吗？我有钱。我有积蓄。一百〇九个法郎十五